

杨大群 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十



八五七复

沈阳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杨大群 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十



八五七复



沈阳出版社

庆祝全东北解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一五光复 / 杨大群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2.3

(关东演义; 之十)

ISBN 978-7-5441-4924-2

I. ①八… II. ①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4305 号

目 录

第 一 回	双方面摆观点教堂论蒋 两将军议国事止园谈兵	001
第 二 回	回心石总司令击石训将 赛骏马委员长指马说车	014
第 三 回	蒋中正五间厅拒绝哭谏 张汉卿灞桥前承担允诺	031
第 四 回	选猛将委重任少帅果断 骊山下卧虎石总裁遭擒	045
第 五 回	蒋介石耍死狗作茧自缚 周恩来促统战亲到西安	065
第 六 回	何应钦发讨令三军缟素 宋美龄挥纱巾天兵归心	085
第 七 回	共产党为抗日多方工作 倡统战得人心稳住危局	102
第 八 回	蒋介石承认下六项条件 张汉卿讲义气陪送南京	120
第 九 回	为祖国驱倭寇追求夙愿 登长城望东北烽火连天	141
第 十 回	工夫市朱大嫂收养记仇 烟囱根沈建华肩担重任	161

第十一回	卡子门递名片吓退宪兵 酒筵前担中保真人露面	177
第十二回	西安城王以哲公馆遭害 南京市张学良法庭被审	196
第十三回	巨流城小砥柱插班上学 迎灵柩八闺女披麻戴孝	215
第十四回	走奉天冒风险传递机密 顶逆流斗恶霸力阻劈棺	233
第十五回	迎七七刷标语打乱敌阵 协和会埋钉子遍布耳目	251
第十六回	七夕会迎西征砥柱订亲 一路军歼日寇待渡辽河	263
第十七回	杨司令摩天岭鏖战金田 八闺女过辽河西征鸣金	277
第十八回	炸隧洞打迂回决战庙岭 劈葫芦歼索旅指挥如神	291
第十九回	柳叶青守密营司令养伤 杨靖宇三道崴壮烈牺牲	309
第二十回	立“国教”到东陵不敢祭祀 修神庙换血液医死贵人	329
第二十一回	珍珠港遭偷袭风云突变 奉天城大游行流水落花	345
第二十二回	兵工厂磨洋工鬼子瞪眼 南满站搞爆炸书生被擒	359
第二十三回	走抚顺会亲人营救战友 见领导遇银姐记仇安身	371
第二十四回	争上进考国高娘甘受苦 打年纸显身手儿子升学	388
第二十五回	下矿坑结同心矿灯闪闪 找抗联大暴动困难重重	410

第二十六回	奉天城大逮捕人油上市 草头屯反出荷火烧粮仓	424
第二十七回	彭汉贞送鲜花东条自杀 皇军败溥仪降东北光复	437

第一回

双方面摆观点教堂论蒋 两将军议国事止园谈兵

张学良副总司令和共产党的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见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在西北不对峙了，因此在西安传出许多风言风语，说副总司令经常坐飞机外出逛荡，不知道要逛荡到哪里去，也不知会逛荡出个啥结果。

张学良此时，给蒋介石总司令发份电报，大致内容是“拟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亲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战功，释钧座西北之忧”。

蒋介石接到张学良电报非常满意，立刻亲笔复电“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中正手启”。这是张学良率东北军到西北之后，得到最高统帅第一次最满意的嘉许了。

在张学良将军的文件夹子里几乎同时收到一份《毛泽东、彭德怀致王以哲、张学良电》，内容是：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

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军；
 3. 协商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
 4. 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
 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这份电报给张学良将军敲了几通鼓，在这之前他和他的东北军军长们都收到《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一时使东北军中议论纷纷，不久在士兵中也广为流传了。使这位自以为压得住阵角的将军，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几次催问王以哲，以后要怎么和共产党接触，不能搓出一骨节绳头来就不往下搓了，这样闹不好会把自己勒死了。高福源这期间已经几次往返瓦窑堡了。但瓦窑堡方面认为张学良先生的思想还没到瓜熟蒂落的程度，于是为了促进会谈才发出这份电报，给张学良先生加加温，为的是把统战工作再往前推进一步。

几乎是在发电报的同时，张学良将军亲自驾着飞机飞往洛川督战去了。张学良亲自驾飞机是很少有的事。这次从西安飞往洛川是由美国驾机员把飞机发动起来之后，张学良说他可以独立驾机到天上玩儿玩儿去。就这样，他驾飞机飞到了肤施。国民党发现这架飞机，电告蒋介石，尚不知张学良在玩儿何把戏。待查明再报。

张学良的飞机降落下来之后，王以哲军长亲自开小车在那里等着，见面就说：“副总司令，中共周恩来到了，这是个了不起的有卓识远见的大人物。我们交谈后，感到他思想视野开阔，有些是顿开茅塞。”他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开朗，扫除了我脸上常常挂着的抑郁愁云。

张学良听后高兴地说：“对周恩来我是久仰大名。鼎芳，这次我们要开诚布公，来个求同存异怎么样？”他满脸显示出渴望和真诚。

王以哲军长把车往一百二十九师驻地开去。张学良问：“鼎芳，在哪里谈？”他眼角瞟着车窗外边的天空，偶尔扫视一下荒秃秃的山梁。

“副总司令，安排在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王以哲说得很慢，想听副总司令的反应，又说：“没有一点布置，只是插两面旗。”

“好，这是个神圣的地方，房子洋气，也比窑洞高哇。”张学良接着又风趣地说：“要谈得热烈，可别清凉就行。”他的脸色是红润润的，只是眼圈有些发暗，看得出是熬过夜，但眼睛却很明亮，他是多么希望见到中共这个大人物，渴望会晤成功。

这座天主教堂在肤施堪称之为洋楼了。它基座高，黑灰色的砖和瓦，砌出许多种竖纹横节的花带、花廊，还有不同的几何形状的图案，越往高处越层次分明。四方座尖尖顶儿，楼门又采用中国古庙山门模式的飞檐走脊和斗拱。紧挨庙门两侧矮于门楼的是一排排瓦垄压顶的砖墙。说是天主教堂，里边却是个空壳儿，没住过外国老道和洋和尚。老辈子人说曾见过：他们都是身穿大黑袍子，头顶上的帽子比脑袋瓜子高三截儿，说起话来双手拍胸脯子，嘴里还“阿门，阿门”地叫唤着。走进教堂觉得阴森森的，有股子古墓里的气味，使人不禁叹息说：“这穷地方玉皇大帝不爱来，就连洋神也抗不住风沙溜掉了。”东北军六十九军一百二十九师开进肤施，当地老百姓说：东北虎凶着呢，黄土岗子也来啃几口，啃得荒山梁子直冒黄烟。早就挑着锅碗瓢盆搬走了。他们对红军感情深，他们说红军不打人不骂人，不见着小鸡小猪就吧嗒嘴，不见着姑娘媳妇就迈不开腿。红军仁义，别看他们穷，可他们和穷人心连心。眼下城里留下的人都是些老幼病残的了，他们啥也不怕，反正死了埋把土，你抓了去也当不了一把谷。

车子开进天主教堂了，在教堂门楼上斜插着两面旗，一面是共产党的红旗，上面有一颗星，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头，一面是国民党的国旗，上边有一轮白日转圈有十二个齿。在这灰突突的建筑物上有了这两面旗，好像添了点活气。

张学良看着天主教堂淡淡地一笑，他觉得在这儿会谈，含有特殊意义，上帝不知是保佑谁？这时他发现天主教堂周围都站上了哨兵。这些哨兵是希望看见他们的少帅，他是东北军官兵的胆、魂、智的象征，别的事情就不是这些抛家舍业的大兵们所应该知道的

了。从打东北军开进西北，不管是和红军发生过冲突的部队，还是双方对峙着的部队，谁胜谁败暂且不说，可是为啥老百姓往红军那边跑呢？有人说红军是穷人的兵，可他们东北军的兵又有多少是富家子弟呢？！红军是从远道而来，北上抗日，眼下已东渡黄河了。东北军离开老家，从鄂豫皖绕到大西北来，去阻挡红军抗日。他们想过，咱们不抗日，还不让别人抗日，这可是个啥歪歪理呢？中国人打中国人有尿水子，可是打日本鬼子，就往回缩脖子啦，这样的人，把骨头砸巴砸巴还能有多大分量呢？真是害羞得让人家往脸上吐唾沫了。

王以哲军长把小汽车开到天主教堂门口停下来，就在这时，李克农和周恩来站在门前了，好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暖和地照耀着。

张学良看见这位长者，留着黑胡须，半侧着身子，那么坦然、安详，体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看出他胸中拥有雄兵百万，但又是一个洒脱爽朗的人。他下了小汽车见到李克农微笑着示意，是在欢迎他这位来会谈的主角，这使他飞快地紧走几步，嘴里忙说：“周先生，久仰了。”

周恩来伸手握住张学良的手说：“汉卿先生，很想见到你。”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着，走进了门。

屋子里空气清新，几层窗户和通气孔都打扫过，几张桌子上铺着白布单，几把椅子上也铺上了厚垫子，好像屋里还烧过檀香，微微有股清香，但又没有烟气……可见主人公的用心了。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见面，先是互相叙谈家常，这使屋内的气氛很和谐。

正式会谈在傍晚时开始，一开头就在坦率、直爽、诚恳的气氛中进行。教堂正厅中间点起一串汽灯，周围贴着墙壁点起无数根蜡烛，桌上还放着罩子灯，整个屋里通亮。主客落座之后，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我拥护蒋委员长是出自内心的，我从欧洲回国，根据中国形势，我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我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就是分裂，没有一个独裁统治，这一盘散沙拢不起来。经过几年的观察和亲身体会，再加上周围朋友的指点，我认为我的看法还是对的。所以我先向周先生交个底，请

分析我张学良。”他摆出是个敢于解剖自己的人，这也是实情，他接受别人意见是很从容的，但要真正改变自己的观点又是很固执的，这就是这位年轻将军的刚愎自用的性格。

周恩来很喜欢张学良敢于亮出思想，但也看到，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感情有一定的基础。不是几次会谈就能轻而易举地拆开、脱离。要使张学良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于是开导地、不是强人所难地说：“汉卿先生，根据中国的形势、环境及眼前诸因素，你对蒋介石的拥护，我看是合乎先生对蒋介石认识的逻辑的。”他脸上的表情是和善而庄严的，接着一转口气说：“汉卿先生，我对法西斯的认识是这样的，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他失败了，吴佩孚等人要以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汉卿先生有的知道，有的经历过了。谁想在现在国难当前、民族危亡之机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必然要失败。”他用手横扫了一下。

张学良皱紧眉头听着，他是在全国第一个喊出拥护领袖，赞成法西斯主义的，而且以身试之于鄂豫皖。到大西北来，在这民族危亡时刻，他的行为不是很清楚了吗？他此刻又能用什么语言来回答这个目光炯炯的周恩来先生呢？

周恩来善于掌握火候，语调更加婉转地、扣人心扉地说：“汉卿先生，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我们是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民族大义对待国内发生的一切。凡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就不会和我们共同抗日。”他把语调抬高了，并两眼盯视着张学良，是要他三思。

张学良这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的阴谋是在内战中牺牲东北军。但他还抱有幻想，他设法挽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一道来促成蒋介石抗日。他相信自己在蒋介石心里有一定的地位。好像他出马说服蒋介石，虽然不能马到成功，但也会收到别人不能奏效的功绩。这种自信心是从他第四次入关就奠定了基础，一时是没有人能使他改变已见的。不过对方的话却有力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他见周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等着他说话，他挑挑眉毛说：“我认为抗日既然到了这种地步，必须唤醒民众。孙中山总理积四十年之经验，说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我看不能弃，所以周先生你们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是赞成的。”他说到这里眼看着李克农微微点下头，又说：“不过，不联合蒋介石参加抗日，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周恩来听到这里点一点头，表示欢迎地说：“这很好嘛，互相间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很愿意听听汉卿先生的意见，以便考虑。”

周恩来的诚恳态度，使张学良思索了一下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他有实权，我们发动抗日救国战线，也应该把他包括在内。周先生这是合乎逻辑的吧！”他张开双手好像很容易能把蒋介石拉到抗日战线里边来。

周恩来脸上带着微笑说：“蒋介石集团经济、政治、军事上力量确实是很大，抗日不把这个集团争取过来，是个很大的损失。”

张学良接过话茬插一句说：“周先生，是不是你们和蒋介石之间有仇，不好愈合呀？”他的眼色里带有几分自得之意。

周恩来扑哧一笑说：“当然，这些年来蒋介石对共产党没有善罢甘休，不过……”

张学良赶忙地插嘴说：“你们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因此他自然也要反击共产党。”

“因为蒋介石不抗日，他卖国，日寇占领东三省时，他不抵抗，眼下又把华北大片国土送给日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不都是蒋介石干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上，他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只有打倒蒋介石了。”他把两手自然合起来拍一下。

张学良说：“蒋介石认为他去前方抗日，对你们不放心，只有‘攘外必先安内’了。”他也把手掌拍合一下。

“蒋介石的不放心，我看是他的卖国独裁政策遭到我们的无情地揭穿，使他不消灭我们不放心。蒋介石他背逆了孙中山总理的三

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张先生难道说蒋介石的剿共是从‘九一八’事变才开始吗？事变发生后，他对日寇无耻的退让，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目前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不管怎么说，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在遭受灾难。是中国人就应该一致抗日，枪口对外！中国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蒋介石抗日，抗日如救火，但考虑到蒋介石立即抗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到这里愤慨地站起身来。

张学良很激动地说：“周先生，那你们采取什么办法呢？”

周恩来明白对方的问话说：“只要他坚持剿共不抗日，我们就发动群众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只有这样才对抗日救国有利！”

张学良显得格外兴奋地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我看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看得出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了。

周恩来笑着说：“汉卿先生，如果能把蒋介石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事。可是，汉卿先生，蒋介石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要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把蒋介石争取过来呢？汉卿先生你是知己知彼的，我们在随时期待着。”

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在场的人们鼓着掌，人们喜悦的心情，使屋内的灯光也格外地亮了。人们多么希望统一战线的成功能从这里开始。

张学良要促成蒋介石抗日，是又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了。有一天他到杨虎城住的止园公馆。这止园在唐代为内廷太极殿，唐太宗常在此殿召见廷臣及外邦使节。明朝为成祖朱棣第九子的王府。清初充公改为寺院。一九三〇年杨虎城当陕西省主席主持陕西的军政事务时，用自己的积蓄买下这个地方作为公馆，他进行一次大修

建。竣工时，取“紫气东来”之意，命名为紫园。后来他为了停止内战，一致爱国之心愿，取古语“止戈”之意改为止园。张学良驱车直入，杨虎城正在书房里看文件，一见张学良的汽车赶忙迎接出来，两个人亲切地握着手。

杨虎城看着张学良满脸兴奋：“汉卿，一日不见，刮目相待了，手这么有劲儿，跟谁较量过腕子了吧？”说完哈哈大笑。

张学良摆摆手说：“虎城，老兄你猜对了，掰腕子，我输了。”

杨虎城说：“输了还这么大劲头？可见对手不单腕劲大，精神也充足。”

张学良和杨虎城相处得非常亲密，才见面时，就共同关心抗日救国的问题，对红军的看法杨虎城早就对张学良进过言，要他慎重。张学良那时还很傲气，结果丧失两个师，使他有些颓丧了。这时期他们也曾多次商谈要规劝蒋介石抗日救国，为了联合力量，杨虎城还亲自带着张学良前往山西见过阎锡山呢。

张学良把和周恩来在肤施会谈的经过说了，并说他对争取蒋介石很有信心。

杨虎城笑着说：“看来你和周恩来较量是一比一，不分胜败，若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腕力呢？”

张学良摇摇头说：“是我败了，不过长了见识。我很钦佩周恩来对事物的洞察力，他提出的问题切合实际。”

杨虎城从他方才看过的文件中，取出一份递给张学良说：“我也在吃‘特灶’。”

张学良拿到手里一看是《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他眨眨眼睛看看杨虎城说：“你也动脚步了？才吃‘特灶’吗？”

杨虎城说：“才拿出来学一遍，汉卿，你我来一个口令吧！”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个很顽固的人，咱们发动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他必与我们做对，甚至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他又把眉头皱起来了。

杨虎城是吃过蒋介石亏的，蒋介石兵临城下逼走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之后，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杨虎城自己辞掉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的消息。接着又广播蒋介石表示慰留。又播出杨虎城再

次“坚辞”，蒋介石这才表示“勉允所请，予以照准”。杨虎城对这些把戏能不懊恼，他和南汉宸是亲密无间的。紧接着东北军就进入陕西。杨虎城明白蒋介石的用意。

这时，杨虎城听了张学良的话说：“汉卿，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一二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张学良淡淡地一笑说：“东北有句土话，温水煮猪头——慢慢地烧火。”

杨虎城也笑着说：“西北也有一句土话：老山羊屁股远膻着呢！”

一天晚间，张学良又到杨虎城的止园公馆，杨虎城亲手递给张学良一张《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说：“再给你的煮猪头加把火。”两人相视而笑。

过些天张学良拿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给杨虎城看。

杨虎城眨眨眼睛说：“火加这么大，猪头该煮烂了吧？！”

这工夫杨虎城的宪兵队长闯进屋来，见张学良副总司令在座，他一愣，想退出屋去。杨虎城说：“有什么事说吧！”

原来是西北军宪兵队在夜间巡逻，忽听有人喊：“土匪绑票！救人！”宪兵队赶忙过去一看，原来是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和扯着他们的人厮打着。这里距离省党部很近。宪兵队枪顶上火围过去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住手！”

扯着学生厮打的几个家伙不但不放开手，反而有一个头目看了宪兵队一眼说：“我们是奉委员长的命令来抓共产党的，你们不要乱管闲事！”

宪兵队长认出被抓的几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们不退让地说：“你们有没有证明？”问得这些特务有些发慌了。

“我们抓人从来不用什么证明，我们是省党部的。”他们紧紧地抓住这几个东北学生不肯放开。

宪兵队长气愤地说：“没有证明就随便抓人，你们是土匪！把人放开。”队长一声令下，十几支匣枪直指着这几个特务。

几个特务知道宪兵对省党部过去就有仇，真若闹翻了，会吃眼

前亏。于是就坡下驴地说：“好，我把人放了，出了问题，你们负责。”说罢，松开手里抓着的人，一溜烟走了。

宪兵队长知道这几个学生和东北军有关系，要是中途放开还有被抓的可能，便把他们拉到止园，宪兵队长亲自向杨虎城主任报告了情况。

杨虎城打发宪兵队长退下去，对张学良说：“看来猪头煮得火候到了吧。”

张学良一听省党部派特务抓来西安的东北学生，非常生气地告别了杨虎城，并把学生领走了。

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找来学生问明真相。原来是他特别请来的几个东北大学学生被抓进省党部了，正要解送南京呢！他对副官说：“把邵力子给我找来，抓到我张学良头上啦，岂有此理！”气得浑身发抖。

不大工夫，邵力子赶来了。张学良见他进屋，连座位都没让说：“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剿总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为啥敢于这样藐视我？敢于擅自抓我的部下职员？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到底居心何在？”他坐不住了，脚步很重地来回踱着。感到他的“温水煮猪头”不灵验，已经火大烧炸了锅。

邵力子见张学良大发雷霆，知道这些手里攥着枪杆子的人，火气大了就会干出冒泡的事来，于是摆出不了解情况的样子说：“请副总司令息怒，现在西安乱糟糟的，发生这件事情，我还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再向你报告。”他想溜出去了解了解再说。

张学良摆下手，也没有送客，邵力子就灰溜溜地走了。他让副官传话，要卫队营派一个连，准备搜查省党部，要把被扣押的学生抢回来。

邵力子知道事非小可，很快就转回来了。向张学良报告说：“副总司令，省党部确系奉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几名共产党。他们事先未请示副总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总司令请示。”他说得有板有眼，想把事情推拖过去。

“什么共产党？什么委员长的命令？还不是他们捏造的假报告

吗，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张学良把邵力子僵在那里了。并说：“没你的事了。”

邵力子还没回到省党部，张学良就下令东北军卫队出发了，几辆载着大兵的车子，从邵力子的车子旁边飞驰而过。邵力子自言自语：“糟了，事情闹大发了。”

卫队车一下子冲进了省党部，大门口的卫兵没来得及阻拦，已经破门而入。先把整个省党部围住了，然后冲进办公室一阵查抄，把文件扬得遍地都是，从黑屋子里救出两个东北学生，又像一阵风似的刮出了省党部。当时以韵目代日称“艳”日，第二天西安各报刊出东北军大搜省党部，一时被称为“艳晚事件”。

这事件相当严重，省党部是国民党在各省进行党务活动的最高机关，直接控制在CC派手里。抄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无视蒋介石委员长，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在这个时候，张学良和蒋介石还都在克制隐忍着。

蒋介石接到电话，还没等接到省党部打给他的紧急报告，就怒不可遏，正要向张学良质问时，张学良突然打来了电报，他向蒋介石报告发生“艳晚事件”的经过，电报中说：……事件发生纯属偶然，省党部擅自抓我部一般工作人员，事先又未通知我，这样会扰乱人心，破坏剿总及我个人之威望，当然我没有压住不愉快之感，有些莽撞，才使此事不应该发生而发生了，请求对我处分……

蒋介石气得把手中的电报摔在地上，把送电报的人大声斥了出去。半晌在屋里拉磨似的打圈圈转儿，一直到第三天才复电：……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无庸议。

这件事好像双方都敲响了催战鼓，可是只打了一通儿，剩下的鼓点都在各自的心里敲打着。这次“艳晚事件”使蒋介石嗓子里卡住了一根横刺——又难受，又咽不下。张学良像前胸挨了一闷棍——又憋气，又疼得慌。不知道今后从哪里出气才妥当。

就在这时候，王以哲军长找到金家巷来说：“副总司令，红军代表叶剑英今天到了。”他边说边用眼睛注视着张学良，见他脸上情绪不正常，一会儿阴云飘过，一会儿闪闪发亮，看出他心里的苦恼正在飘浮不定。